

有必要进行一次更大胆的暴行，在他们的家里逮捕16名人民代表。为了完成这最后一项任务，在警察局长中挑选了那些似乎最可能成为流氓的治安官。

在这些人中，代表们被分到了一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表。寇蒂尔（Sieur Courtille）拥有查拉斯（Charras），德格朗斯（Sieur Desgranges）拥有纳多（Nadaud），老胡博特（Sieur Hubaut）拥有蒂耶尔（M. Thiers），小胡博特（Sieur Hubaut）拥有贝多将军，昌格尼尔（Changarnier）将军被分配给勒拉特，卡瓦尼亚克将军被分配给科林。Dourlens先生拥有Valentin代表，Benoist先生拥有Miot代表，Allard先生拥有Cholat代表，Barlet先生拥有Roger（Du Nord），Lamoricière将军属于Blanchet专员，Gronfier专员拥有Greppo代表，Boudrot专员拥有Lagrange代表。探索者们也被分配到了同样的位置，巴兹先生被分配给了普里莫林局长，勒弗洛将军被分配给了贝尔托格里奥局长。在省长的私人内

阁里，写有代表姓名的授权书已经起草完毕。只留了一些空位，用于填写专员的名字。这些都是在离开时填写的。

在

除了被指定协助他们的武装力量外，还决定每一位政务官都应该有两名护卫，其中一名由政务官组成，另一名由穿便衣的警察特工组成。正如莫帕斯省长告诉波拿巴先生的那样，共和国卫队队长鲍迪内特与勒拉特委员一起逮捕了昌加尼耶将军。接近五点半的时候，正在等待的消防队被召集起来，所有人都开始行动，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的指示。在这段时间里，在巴黎的另一个角落--老庙街--那个古老的苏比斯大厦（该大厦已被改造成皇家印刷局，今天是国家印刷局），正在组织另一部分犯罪活动。接近凌晨一点的时候，一个路人从老圣殿街（Rue de Vieilles-Haudriettes）走到了老圣殿街，他注意到在这两条街的交界处有几扇长而高的窗户亮着灯，这就是国家印刷局的工作间的窗户。他向右转，进入了老庙街，过了一会儿，他在"国家印刷局"前停了下来。

印刷厂前面的新月形入口。主门关着，两个哨兵守着侧门。通过这扇虚掩着的小门，他瞥见了印刷厂的院子，看到里面挤满了士兵。士兵们一言不发，听不到任何声音，但可以看到他们刺刀的闪光。过路人惊讶地走近一看。一个哨兵粗暴地把他推回去，喊道："滚开"。与警察厅的军士一样，这些工人也被留在了国家印刷局，被要求做夜班工作。在伊波利特-普雷沃斯特先生回到立法宫的同时，国家印刷局的经理也回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也是从喜剧院回来的，在那里他看到了他的兄弟德-圣乔治先生的新作品。经理一回来就拿起一对袖珍手枪，走到前厅，那里有几级台阶与院子相连，他白天接到了爱丽舍宫的命令。不久之后，通向街道的门打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

菲克尔走进来，一个背着大箱子的人下了车。经理走到那人面前，对他说："是你吗，德-贝维尔先生？" "是的，"那人回答。马车被架起来了，马被放在一个马厩里，马车夫被关在一个客厅里，他们在那里给他喝酒，并在他手里放了一个钱包。一瓶瓶的酒和路易币构成了这个政治后盾的基础。马车夫喝了酒，然后就睡了。客厅的门被栓住了。印刷厂院子里的大门刚关上，它就重新打开了，给武装人员提供了通道，他们悄悄地进入，然后又重新关上。这些人 是流动宪兵队的一个连，是第一营的第四个连，由一位名叫拉罗什-德奥西的上尉指挥。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政变者在所有微妙的远征中都注意使用流动宪兵队和共和国卫队，也就是说，这两个军团几乎全部由前市政卫队组成，他们对二月的事件怀有复仇的念头。

La Roche d'Oisy船长带来了一封来自英国部长的信。

战争，使他自己和他的士兵听从国家印刷局经理的调遣。

火枪在无声无息中上了膛。哨兵被安排在工作间、走廊、门口、窗户，事实上，到处都是，有两个哨兵驻扎在通往街道的门口。上尉问他应该给哨兵们什么指示。"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从火场来的那个人说。"无论谁试图离开或打开窗户，都要向他开枪。"这个人，实际上是德-贝维尔，波拿巴先生的勤务官，和经理一起退到了一楼的大柜子里，这是一个单独的房间，可以看到花园。在那里，他向经理传达了他带来的东西，解散议会的法令，对军队的呼吁，对人民的呼吁，召集选举人的法令，此外还有莫帕斯省长的公告和他给警察局长的信。前面的四份文件完全是总统的笔迹，这里和那里可以注意到一些涂抹的痕迹。作曲家们是在

等待。每个人都被安排在两名宪兵之间，并被禁止说一个字。然后，必须印刷的文件被分发到整个房间，被切成非常小的碎片，以至于一个工人无法阅读整个句子。经理宣布，他将给他们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编纂整个文件。不同的碎片最后被带到贝维尔上校那里， he 把它们放在一起，并纠正了校对单。加工是以同样的预防措施进行的，每台印刷机都在两名士兵之间。尽管尽了最大努力，这项工作还是持续了两个小时。宪兵们监视着工人们。贝维尔监视着圣乔治。当工作完成后，发生了一个可疑的事件，它非常类似于叛国中的叛国。对一个叛徒来说，一个更大的叛徒。这种犯罪行为是会发生这种意外的。贝维尔和圣乔治，这两位值得信赖的密友，政变的秘密，也就是总统的头颅，就掌握在他们手中；这个秘密，无论如何也不能在指定时间之前泄露，否则会造成

他们认为一切都会流产，于是立即把它交给200人，以便"测试效果"，正如前上校贝维尔后来说的那样，相当天真。他们把刚刚印好的神秘文件读给了在院子里列队的暴徒宪兵们。

这些前市政卫士鼓起了掌。如果他们鼓掌，人们可能会问，这两个政变的实验者会怎么做。也许波拿巴先生会从他在文森的梦中醒来。马车夫被释放了，马车被骑走了，凌晨四点，勤务员和国家印刷局的经理，也就是后来的两个罪犯，带着法令包裹来到了警察局。然后，他们开始了耻辱的烙印。毛帕斯省长拉着他们的手。一群被收买的贴纸人带着法令和公告，从各个方向出发。这正是国民议会宫被投资的时间。在大学路（Rue de l'Université），有一个宫殿的门，它是旧时的



这扇门是波旁宫的入口，通向通往议会主席府的大道。这扇门被称为总统府门，按照惯例，由一名哨兵把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埃斯皮纳斯上校曾两次派人去找副官长，他在哨兵身边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五分钟后，在离开荣军院的小屋后，第42军团从大学路（Rue de l'Université）走出来，在一定距离内，第6军团也紧随其后。"一位目击者说："这个团，"像在病室里迈步一样前进。它悄悄地来到总统府门前。这场伏击战让法律感到惊讶。哨兵看到这些士兵的到来，停了下来，但就在他准备用qui-vive来挑战他们的时候，副官长抓住了他的胳膊，并以他有权推翻所有指示的官员的身份，命令他让42团自由通过，同时命令吃惊的门房打开门。门在其上转动

铰链，士兵们在大道上散开。佩尔西尼走进来，说："已经完成了。"国民议会被入侵了。在脚步声 中，梅尼耶司令官跑了过来。"司令官，"埃斯皮纳斯上校向他喊道，"我来为你的营队解围。"司令官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地面。然后，他突然把手放在肩膀上，撕掉了他的肩章，他拔出了他的剑，把它横在膝盖上，把两块碎片扔在人行道上，然后，他愤怒地颤抖着，用庄严的声音喊道："上校，你让你的团的编号蒙羞。""好吧，好吧，"埃斯皮纳斯说。总统府的门没有关上，但所有其他的入口仍然关闭。所有的卫兵都被解职了，所有的哨兵都换了，夜班卫兵营被送回了荣军院的营地，士兵们把武器堆在大道上，也堆在荣军院。**42**军在极度的沉默中占据了门外和门内、庭院、接待室、长廊、走廊和通道，而每个人都在宫中睡觉。不久之后

随后，两辆被称为 "四十个儿子 "的小战车和两辆消防车来到了这里，由共和国卫队和文森军团的两个分队以及几个警察小队护送。伯托格里奥和普里莫林委员长从两辆战车上下来。当这些马车开过来的时候，人们看到一个秃头但仍然年轻的人出现在布尔戈涅广场的栅栏门前。这个人的气质就像一个刚从歌剧院出来的人，事实上，他也是从那里出来的，在穿过了一个洞穴之后。他是从爱丽舍宫来的。那是德-莫尼。他看了一会儿士兵们堆积的武器，然后走到总统府门口。他在那里与德佩尔西尼先生交换了几句话。一刻钟后，在250名文森骑兵的陪同下，他占领了内政部，把躺在床上的德-索里尼先生吓了一跳，并粗暴地将波拿巴先生的感谢信交给了他。几天前，诚实的

**M.德-索里尼（De Thorigny）**，我们已经引用了他的巧妙言论，对一群人说，德-莫尼先生就在这些人身边

通过，"这些山里的人是如何诽谤总统的！？会违背自己的誓言，会实现政变的人必然是个无用的小人。"半夜被粗暴地叫醒，像议会的哨兵一样被解除了部长的职务，这位值得尊敬的人惊愕不已，揉了揉眼睛，喃喃地说："呃！那么总统是个--"。"是的，"莫尔尼说，并发出一阵笑声。写这几句话的人认识莫尼。莫尔尼和瓦莱夫斯基在这个准王室家族中的地位，一个是皇家私生子，另一个是帝国私生子。莫尼是谁？我们会说："他是一个著名的智者，一个阴谋家，但绝不是一个简朴的人，他是罗米欧的朋友，也是吉佐的支持者，拥有世界的礼仪和轮盘赌的习惯，自我满足，聪明，把某种自由的想法与愿意接受有用的罪行结合起来。他有办法在牙齿不整齐的情况下露出和蔼的笑容，过着享乐的生活，放荡不羁但又矜持，丑陋，脾气好，凶狠，衣着光鲜，无畏，愿意把兄弟留在门闩和栅栏下，并准备为兄弟冒生命危险。

皇帝，与路易-波拿巴同母，与路易-波拿巴一样，有某个父亲，能自称博阿尔奈，能自称弗拉豪特，但又自称莫尼，在文学上追求轻喜剧，在政治上追求悲剧，是个死气沉沉的自由人，拥有与暗杀相一致的一切轻浮，能被马里沃勾勒出来，被塔西佗对待，没有良心。追求文学到轻喜剧，追求政治到悲剧，是一个致命的自由的肝脏，拥有与暗杀相一致的所有轻浮，能够被马里沃勾勒出来，被塔西佗对待，没有良心，无可指责的优雅，可恶，和蔼可亲，需要一个完美的公爵。这就是这个恶棍。"当时还不到早上六点。部队开始在协和广场集结，勒鲁瓦-圣阿尔诺骑着马在那里举行检阅。警察局长贝尔托格里奥和普里莫林将两个连按顺序排列在凯旋门大楼梯的拱顶下，但并没有从那里上去。他们由熟悉波旁宫最隐秘的地方的警察人员陪同，他们带着他们穿过各种通道。

勒弗洛将军住在波旁公爵时期由弗谢尔先生居住的亭子里

。那天晚上

勒弗洛将军和他的妹妹以及她的丈夫住在一起，他们正在巴黎访问，他们睡在一个房间里，房间的门通向皇宫的一个走廊里。伯托格里奥委员敲了敲门，打开门，和他的特工一起突然冲进房间，里面有一个女人躺在床上。将军的兄弟从床上跳下来，对睡在隔壁房间的探长喊道："阿道夫，门被强行打开了，宫里到处都是士兵。快起来！"将军睁开眼睛，他看到贝托格里奥委员站在他的床边。他猛地站了起来。"将军，"委员长说，"我是来履行职责的。""我明白，"勒夫罗将军说，"你是个叛徒。"小卖部结结巴巴地说出了"阴谋破坏国家安全"这句话，并出示了一张逮捕令。将军一言不发，用手背敲了敲这张无耻的纸。

然后穿上自己的衣服，他穿上了康斯坦丁和梅德的全套制服，以他那富有想象力的、士兵般的忠诚，想着还有非洲的将军，供他在路上找到的士兵使用。现在剩下的所有将军都是

匪徒。他的妻子拥抱了他；他的儿子，一个七岁的孩子，穿着睡衣，流着泪，对警察局长说："怜悯，波拿巴先生"。将军一边把妻子搂在怀里，一边在她耳边说："院子里有大炮，试着放一炮吧。"警长和他的手下把他领走了。他轻蔑地看待这些警察，没有和他们说话，但当他认出埃斯皮纳斯上校时，他那颗军人和布列塔尼的心因愤慨而膨胀起来。"埃斯皮纳斯上校，"他说，"你是个恶棍，我希望能活得足够长，把你制服上的纽扣撕下来。"埃斯皮纳斯上校垂下头，结结巴巴地说："我不认识你。"一位少校挥舞着他的剑，喊道："我们已经受够了律师将军。"一些士兵在这个手无寸铁的囚犯面前划过刺刀，三个军士把他推到一个火堆里，一个少尉走到马车前，看着这个如果是公民就是他的代表，如果是士兵就是他的将军的人的脸，向他甩出这个可恶的词："卡奈勒！"与此同时，普里莫林委员长已经走了。



为了让另一位探索者巴兹先生感到惊讶，他采取了更加迂回的方式。从巴兹先生的公寓出来，有一扇门通向大厅，与议会大厅相通。普里莫林先生敲了敲门。"谁在那里？"一个正在穿衣服的仆人说。"警察局长，"普里莫林回答。仆人以为他是议会的警察局长，就打开了门。这时，听到声音并刚刚醒来的巴兹先生穿上了一件睡衣，并喊道："不要开门"。他刚说出这些话，一个身穿便衣的人和三个身穿制服的军士就冲进了他的房间。那人打开外套，展示了他的办公围巾，问巴兹先生："你认识这个吗？""你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可怜虫，"探长回答。警察人员把他们的手放在巴兹先生身上。"你们不要把我带走，"他说。"你，一个警察局长，你，是一个治安官，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激怒了国民议会，你违反了法律，你是个罪犯！"随后发生了一场手足相残的斗争--四人对一人。巴兹夫人和她的两个小女儿发泄了一下

尖叫声中，仆人被军士们用拳头击退。巴兹先生喊道："你们是流氓"。他们用主要力量把他抱走了，他还在挣扎，一丝不挂，他的衣服被撕成了碎片，他的身体被打得满是伤痕，他的手腕被撕裂，血流不止。楼梯上，楼道里，院子里，到处都是拿着固定刺刀和接地气的士兵。探长对他们说。"你们的代表被逮捕了，你们没有收到你们的武器，不能违反法律！"一位中士戴着一个崭新的十字架。"你们因此得到了十字架吗？"中士回答："我们只知道一个主人。""我注意到你的号码，"巴兹先生继续说。"你们是一个不光彩的团。"士兵们神情凝重地听着，似乎还在睡觉。普里莫林委员长对他们说："不要回答，这与你们无关。"他们带着探长穿过院子，来到黑门的警卫室。这是在议会金库对面的拱顶下设计的一扇小门的名字，这扇门开在布尔戈尼大街上，面对里尔大街。几个

哨兵被安排在警卫室的门口和通往那里的台阶顶端，巴兹先生被留在那里，由三名军士负责。几个士兵没有带武器，穿着衬衫袖子，进进出出。探索者以军人荣誉的名义向他们发出呼吁。"不要回答，"维尔中士对士兵们说。巴兹先生的两个小女儿带着惊恐的眼神跟在他身后，当她们失去他的身影时，最小的女儿突然哭了起来。"姐姐，"七岁的大女儿说，"让我们做祷告吧。"两个孩子紧握着双手，跪了下来。普里莫林局长带着他的一众特工，冲进了探长的书房，对所有的东西都动了手。他发现放在桌子中间的第一份文件，并抓住了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是在议会投票通过探索者的提案时准备的著名法令。所有的抽屉都被打开搜查了。对巴兹先生的文件进行的这次检查，被警察局长称为家访，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巴兹先生的衣服已经被带到了

他已经穿好了衣服。当 "家庭访问 "结束后，他被带出了警卫室。院子里有一个消防车，他和三位军士一起走进去。为了到达总统府门口，车辆经过了荣誉院，然后又经过了 Courde Canonis。天已经亮了。巴兹先生向院子里看了看，想知道大炮是否还在那里。他看到弹药车井然有序地摆放着，但六门大炮和两门迫击炮的位置却空着。在总统府的大道上，消防车停了一会儿。两列士兵从容不迫地站在大道的人行道上。在一棵树脚下，有三个人聚集在一起。埃斯皮纳斯上校，巴兹先生认识他，也认出了他，还有一位中校，脖子上戴着黑色和橙色的丝带，以及一位长枪队的少校，三个人都手握长剑，一起商量。酒窖的窗户是关着的；巴兹先生想把窗户放下，向这些人求救；军士们抓住了他的胳膊。普里莫林委员长这时走了过来，正准备重新进入小战车，为两个人服务。

带来他的人。"巴兹先生，"他说，带着政变代理人愿意与他们的罪行相融合的那种恶棍式的礼貌，"你和那三个人在火场里一定很不舒服。你很拥挤，跟我进去吧。""让我一个人呆着，"犯人说。"和这三个人在一起，我很拥挤；和你在一起，我应该被污染。"一支护卫队的步兵分布在火场的两边。埃斯皮纳斯上校对马车夫说："在奥赛河边慢慢开，直到你遇到一支骑兵护卫队。

当骑兵承担起冲锋的任务后，步兵就可以回来了。"他们出发了。当马队转入奥赛码头时，一支由第七骑兵队组成的纠察队全速赶到。那是护卫队：士兵们围住了马车，整个队伍飞奔而去。一路上没有发生任何事件。在马蹄声中，窗户被打开，头被伸出来；囚犯终于成功地放下了一扇窗户，他听到惊愕的声音说："怎么了？"火车停了下来。"我们在哪里？"巴兹先生问。"在马扎斯，"一位军士长说。探索者

他被带到了监狱的办公室。他刚进去就看到鲍恩和纳多被带到了出来。中间有一张桌子，坐在战车上的普里莫林局长刚刚坐下。当局长在写作时，巴兹先生注意到桌子上有一张纸，显然是监狱的登记簿，上面有这些名字，按以下顺序写着。拉莫里西埃、查拉斯、卡瓦尼亚克、昌加尼耶、勒弗洛、梯也尔、贝多、罗杰（北方）、尚博尔。这可能就是代表们到达监狱的顺序。当普利莫林先生写完后，巴兹先生说："现在，你可以接受我的抗议，并把它加入你的正式报告中。""这不是一份正式报告，"局长反对说，"这只是一份收监的命令。""我打算马上写我的抗议书，"巴兹先生回答。"你在牢房里会有足够的时间，"站在桌子旁边的一个人说。巴兹先生转过身来。"你是谁？""我是监狱的长官，"那人说。"既然如此，"巴兹先生回答说，"我很同情你，因为你知道你所犯的罪行。"该